王孫鑑

蚟孫鑑 續

贍怡館續著

高江村先生金鰲退食筆記本朝南花園內于秋時收養蟋蟀至燈夜則置之鰲山燈內奏樂既罷忽聞蛩聲自鰲山中出歲以為常

開元天寶遺事唐明皇朝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促織閉于籠中置之枕函畔

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宋史度宗時襄樊圍急賈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作半閒堂日肆淫樂嘗與羣妾據地鬭蟋蟀所狎客戲之日此軍國重事耶自是或累月不朝

俗傳有賈平章秋壑半閒堂秋虫譜遍爲搜訪未見善本及抄錄者詞意鄙俚舛雜無倫

大都託名僞撰以訛傳訛深無足取至有豔稱濟顛僧點化促織名王彥章一事爲之塡詞曰醉菩提以不見史傳未敢遽以稗官家言纂入姑俟後攷

王弇州史料宣德九年七月敕蘇州府知府況鍾比者內官安兒吉祥採取促織今所進促織數少又多有細小不堪的已敕他每于末後運

自要一手個敎至爾可協同他幹辦不要誤了

故敎

禇稼軒堅瓠餘集吳俗喜鬭蟋蟀多以物色決賭庚巳編載相城劉浩好鬭促織偶臨水濱見二蜂以身就泥中轉輾數四起集敗荷葉上久之身化爲促織頭足猶蜂也持歸養之經日脫去泥殼則全變矣健而善鬭敵無不勝所獲甚

多叉張廷芳亦好之至蕩其產芳素敬糸擅神

廼以誠禱訴其困之夢神告曰吾遣黑虎助爾

已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矣明日芳往覓

之獲一促織色黑而大用以鬭無不勝者旬日

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至冬而死芳為慟哭以

銀作棺葬之

袁中郎瓶花齋集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

促織余每至郊野見𨓏夫小兒羣聚草間側耳往來而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厠汙垣之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饑猫見鼠𦫵盆泥鑵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鬪以爲樂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績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一籠掛之

簷間露下淒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淸

少時讀書杜庄驕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

蛙吹鶴唳不能及也又一種亦極類促織而韻

致悠颺如金玉中出溫和亮徹聽之令人氣平

京師人謂之金鍾兒見睛則鳴遇朗則止兩種

皆不能鬬故未若促織之盛嘗觀賈秋壑促織

經其畧謂蛩生于草土者其身軟生于磚石者

其體剛生于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烈其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青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脚腿長身背濶者為上頭尖項緊脚瘦腿薄者為下惡有四病一仰頭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色有白牙青拖肚黃紅

頭紫狗蠅黄錦簑衣玉鋤頭金束帶齊膂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金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額頭香色肩鈴之類甚多不可盡載養法用鱖魚茭肉蘆根虫斷節虫扁担虫煮熟粟子黄米飯醫治之法嚼牙喂帶血蚊虫肉熱用苦芽尖葉落胎糞結用蝦婆頭昏川芎茶浴咬傷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凡促

纖之態貌情性纖悉畢具嗟乎一虫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雖蟣虱蠛蠓吾知其情狀與之不殊矣

陳鑑閘蟋蟀賦

閑隱先生曰吾亦從吾所好也吾好伊何小物孔多世之所棄吾之所摩則蟋蟀之閘亦其一矣其獲而陳之也形狀錯殊色理分煜有山其

頭有火其目有黿其背有盤其足或繡其肩或蟠其腹或戟其鬚或突其角或虎其項或蠶其蹋或鉗如戈鋋或齒如箭鏃或翅如銀絲或點如金粟或噴留如丁或摘劃如槊或蔓尾如刺或蜎毛如縮或豺犴其吞或豸豹其甆或長吟如歌或喞噥如哭甲甲傈傈未能更僕其愛而登之也飾而供具選而胎胚擬瑠璃以爲盆象

湘筠以爲筒簸暖玉以爲窩雕白石以爲池投以茭蘆之葅侑以蟹鱖之胔啖以蒼蠅之血餌以參苓之滋飼之孔勤調之無倦髀脅儹盈筋骸強健踴躍攫拏虓虎堪戰若操戈矛而欲試聽鼓鼙而兩軍壘以相見也

蘭暢居士愛蛩說

物之微而足以感人者莫蟬與蛩若蟬鳴于仲

夏聲出新樾間與醒北窗涼夢恍然別作一境界使人檢點身心一番感觸唐人有句云志士心偏苦初聞獨泣然會意微矣蛩鳴于秋其聲哀怨動騷人婺婦之思爲更甚于蟬顧蟬之爲物屏跡高柯吸風飲露有淸虛廉讓之致蛩獨好爭以勇勝推其故殆稟金虎肅殺之氣生意廹促不得其平故激而爲志微噍殺之音發而

爲憤怒陵競之狀以二物較之蟬品爲優然蟬惟新蜩足清人耳所謂麥蚻是也其大者謂之蟧大而黑者名棧皆噪聒不耐靜聽又不若蛬之莎蜡草逕聲聲凉露矣周元公載之豳風以紀月令後之詠歌者止狀其聲而不詳其形若夫鬥蛬之戲止有半閒堂一事他無聞焉近世則有秋蛬譜有棚局江浙最盛儌逐數百里不

聞雞走狗之樂也霞瀛大珠生居城市撫燀
聲而酷好蓺比之術公鶴支公馬殆更有甚其
相蓺之法獨出精意辨色則離婁之明辨聲則
師曠之聰骨相肉相神相則九方𤨏伯樂之智
得時失時先天後天之論則扁鵲華陀之術調
馭飲食得其性情則王良造父之技嘗爲予言
其故予不甚解以予非魚焉知魚爲對及熟思

之其言皆根極至理蓋斲輪解牛當以神遇而不可以言傳者因不禁嘅然曰埶之爲物也幺麼而其理之精微有如此以小喻大格物之學其何有窮昔人欲視焦冥齋戒三日而後見學射則懸蟣虱視之大如車輪而後貫惟其用心之審而後有得焉今以相埶之法測之凡有形象者則推步占驗素問玉函之書可作也以相

藝之心思測之凡爲道藝者則承蜩弄丸棘猴
玉楮之技可學也心通乎物物通乎理鱸之鳴
也有言鳥之音也有語其理可推而不可推者
莫不可以察識矣神哉奇哉微矣渺矣請仍質
之大琛生

王雯詩秋興集經二十八章

厥聲載路嚶嚶草蟲七月在野自西自東無小

舞大以雌以雄子忖度之其大有顯光泛言在野

凡今之人或羣或友徂隰徂畛爰衆爰有嗌昔

適我懷其左右逝將去汝怨及朋友誹訪

采入其阻如取如攜子手拮据良士瞿瞿借貽用

我形管子以盛之穀則異室寬分緯兮謀野則獲

終踰絕險亶侯多藏我聞其聲庶幾有臧曰歸

曰歸莫敢或遑薄言觀者濟濟蹌蹌羅致而歸

喤喤厥聲在我室兮耳屬于垣夏屋渠渠（借徹用）
我墻屋薄言有之邂逅相遇頎而長兮（獲之于家）
旣庶且多未知滅否以爾鈎（借用）援克順克比俾
滅俾嘉遵養時晦受言藏之可以濯罍（羣聚選擇）
陶復陶穴受言載之夙興夜寐飲之食之乾餱
以衍悠挹彼注茲維參與鼎豈日不時（培養得宜）
有頍者弁崇牙樹羽有頎其首有莘其尾四牡

項領赤芾在股有倫有脊維足伎伎 生相之異

心焉數之左右秩秩青子衿或黃或白其容

不攺孔武有力于何不臧心焉惕惕 借用○色之異

爾勇伊何有虔 借用 秉鉞爲梟爲鴟如鳥斯革匪

兕匪虎如跂斯翼含命不渝職競用力 美其材

肅肅其羽臨衝茀茀不震不騰有嚴有翼不戁

不逑有物有則顒顒卬卬徧爲爾德 美其性

夜如何其聽言顧之式號式呼尙求其雖既取

我于抑若揚兮不瑕有害寧莫之知呼予

我客戾止躋彼公堂小球借用大球日求厥章終

朝采祿我朱孔揚新臺有洸庶曰式臧卌局規模

秋以爲期會同有繹既立之監如幾如式或佐

之史率由羣匹茀厥豐草以引以翼卌內執事各有專司

闞如虓虎如火烈烈烈凉日不可靡有旅力九月

肅霜我用是急維其時矣莫敢遑息性熱宜早

泄泄其羽時亦弋獲日月方輿則不可得十月之交孔淑不逆不向息焉自貽伊戚性冷宜遲

日之方中其會如林三百赤芾大賂南金三十維物百兩彭彭十千維耦錫我百朋人各持彩而往

振振公子其從如雲烝徒楫之來獻其琛舉酬借用

逸逸逸靡人不勝緯緯有裕嘏矣富人富而多財

彼爾維何繇婁且貧三星在隅刖爰咨詢左右

趣之不自爲政爰宪爰度冇客信信 貧而猜放

既克冇定麾之以肱自堂徂基其祟如墉畢來

既升蠱隆蟲蟲與了偕臧載纘武功 登臺審視 彼此各願

右手秉翟六轡在手于尾脩脩 丏 借 所服齊首言

掛其軼見此遐逅維翳揚扇此羣醜 對陣

載輪爾載會是不意載跋其胡載疐其尾莫往

莫來宛然左辟賈用不售何嗟及矣蚩則之狀

葛屨五兩他人是偷以我賄遷黽勉畀去有靦

面目交相爲瘉含抗含抗其後也處人敗之情

是用大介借用柰然汕汕借用職兄斯引無然畔借用

援將伯助予繼猶泮渙云如之何老夫灌灌借用

。旣毀而

思再舉

不輸爾載旅力方剛撻撻皤皤則維其常敷奏

其勇下民之王一月三捷實維我將（蚩勝之形）
粲粲衣服其樂只且約之闕闕其帶伊緜顏如
渥丹行道遲遲會且歸矣百兩將之人（勝之情）
心乎愛矣匪手攜之灼灼其華蒙彼縐絺牧野
洋洋言觀其旂休有烈光何日忘之（獲勝而歸）
念茲戎功有苑其特匪敎匪誨無競維烈如賈
三倍時萬時億中心藏之欲報之德（結言其功莫大焉）

先天後天論

萬物本一元之氣氤氳以成化育其未生也氣主之其既生也形主之氣運于無爲先乎天而存者也形呈于有質後乎天而具者也此煉氣養生修眞家以先天後天四字爲兢兢也余嘗竊其理而槪之百昌蕃動以爲無不皆然恨昔之人無以証余之言也今于蟋蟀而有以晤其理

之必然矣夫蟲乃一微物耳其形色象貌宜無
勿同矣乃形之有大小色之有黃白力之有勇
怯性之有動靜其相去不可以銖兩計者何也
則以先天後天之所得殊也其全乎先天者所
生必于地脉靈秀之區燥濕適中之壤而又雨
暘時若風露融和之候感觸秋金之氣脫化而
生全是大氣所鼓至于脫化後伏土五七日方

始登盆先天之氣涵養既足保護之法又極周密不受飢飽之失調未遭慢閒傷損之疎虞神全氣足此得乎後天者全也此盡屬乎人爲也先天之事不易知然氣以成形氣足者形必如之神亦必如之故先後俱全者上也先天不甚足而後天以補之者次也若先天不足而後天復戕賊者必無濟矣今修煉家專講後天非一

定之理耶集中有言先天者十之三四言後天者十之五六殆亦挽回造化不得不詳且瑣也至于化生之物其從變化而來者本來之性未盡脫化則强者得强弱者得弱是不特稟先天之氣并復得後天之形矣其理亦微矣哉故爲

先後天論

得時失時論

語云乘時而動是貴乎其時之審也夫早秋中秋晚秋遞爲時之先後蛩禀冷熱之性于焉攸分如初出土之候兩尾平垂糞僅泥水是其後天之氣未充于以角勝如孩提之童使之披堅執鋭是未及其時逮衰老之年使之操戈躍馬是又過其時均謂之失其時也待蓄養有日俟其雙尾挺勁糞亦結粒而白則精彩強壯勇力

倍加如馬之膔肥驍健自能騰踔千里鳥之羽
翮豐滿自然奮邁雲霄此正其得時之候也然
或因水食之失調接閗之頻煩雖秉其時亦常
蹶躓人但知時不可失而未致審于毫釐之間
矣是故得時失時雖視乎蛩性之早晚而實由
人以握其權也抑更有說焉蛩遇識者愛護鄭
重如人之援于儕伍之中登之將帥之任知已

遇合千載一時此得時也或落市井之間攔入兒童之手雖具美質無由自明甚至橫遭屈辱蕁至湮沒此失時也是其時之得失又視蛍之遭際也夫

肉相骨相神相論

相者猶言乎像也有其像卽有其相此存乎物之形體者也又相者相之也物有相而我相之

此存乎我之品鑒者也存乎物者肉有相骨有相而神則無相非無相也藏于骨肉之中實超乎骨肉之外形聲俱泯變態無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全在相之者之伐毛而洗髓矣九方皐之相馬也云在牝牡驪黃之外吾不知舍牝牡驪黃又何持以爲相乎噫此其所以爲神也今夫蛩之微物也其頭項整齊形體方幅者肉相

之所取也吾察而能知之其䏶腳圓長咸如虎踞者骨相之所取也吾細察之而亦能知之至于氣度昂藏精彩煥發大小之不能拘黃白之不能限毫釐有失千里終差吾將孰從而察之又孰從而知之然而相馬以肥則飛兔騕褭漏矣相馬以力則龍媒騄耳遺矣相蛩而不以神則雖善敵如黑虎者亦覿面而失之矣何足與

于相蛩之道哉况夫神之爲言更有隱顯之不同世之好蛩者亦嘗奉此爲兢兢然以羽翼有光者爲神而不知韜華歛耀中有精彩存焉以體格矯拔者爲神而不知平常態度中有至奇寓焉以桓桓武健猛氣見于頭額者爲神而不知色相靜舒弛張不露中有大勇在焉蓋于莫可名狀之内實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景浮溢于

形色象貌令識者心領而意會焉彼世之所謂神者猶不脫于肉與骨之內而非所謂牝牡驪黃之外也是故用肉相者十得其三四用骨相者十得其六七用神相則十不失一眞畜蚕家上乘法門也昔人云操千曲之引而後可以審音觀千劍之鋼而後可以辨器使非極目力之精心靈之妙熟悉于古昔之歌訣箴論殫精于

日夕把玩當場比較勝負之餘不足語于斯也
噫微矣相蛩而至此此亦蔑以加矣

蟋蟀稱將軍說

蟋蟀之以將軍稱也果何自昉乎時論以其鼓勇善鬬決勝負于兩敵之前與一將登壇萬夫辟易者相類遂摭据而名之其說似矣然而鵪鶉黃脰之善鬬者皆有是稱而皆無所考據則

亦未免于臆也或曰蟹蟬屬蟋蟀說文作悉蟀

去虫字皆有將帥義故名將軍其說近似有理

然月令寒蟬鳴鄭注寒蟬卽寒蜩一名蟪蛄陶

弘景以離騷蟪蛄鳴聲啾啾注以爲卽寒螿然

則螿雖蟬屬並非蛩也又王安石字說云蟋蟀

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楊龜山非之以爲陰陽非

蟋蟀所能帥然則帥亦非盡從將帥義今徒以

一字可矯托而卽稱之曰將軍則又未免于鑿也余嘗細窮其義而不可得偶憶月令蟋蟀居壁而漢史諸侯皆從壁上觀兩語不禁有微會焉夫從壁與居壁奚啻天淵何容附會而不知確有不可易者今夫蛩之寂居垣墻中藏器待時與壁上之以逸待勞者一也韜聲斂翼與壁上之以靜待動者一也至于乘時而奮及鋒而

試前無堅對所向披靡與大將之一鼓作氣卿
子而稱冠廣老而稱飛者又無不一也是壁上
爲大將藏鋒之地而在壁乃秋蛩養銳之區今
試看兜鍪耀日鎧甲凝霜在壁壘之中者人皆
以將軍稱之又試看尾鎗鬚戟體健頭魁居墻
壁之中者吾何得不亦以將軍名之可知兩壁
不同地而居壁者皆可獨將一軍兩將不同倫

而成將者不必更分兩壁世徒以其善鬥而名將軍者豈知名以地傳更彰明較著也哉嗟乎古人稱名之意何常之有假借居多曲江以家鴿寄書而名之曰奴孤山以鶴性善馴而名之曰子餘至金衣娘雪衣公子比類隨物而名各有當然則蟋蟀之以居壁而稱將軍也卽或有訾其臆與鑿乎夫亦稱名核實之一說云

盲蛩說

陳眉公太平清話蝴蝶絡緯蟋蟀以鬚交愚按蟋蟀雙聯烱烱然用視以鬚亦猶龍聽以角蛇視以舌也凡逢角鬪之時先將其鬚繚繞于前是其視也鬚既相交然後張牙迎敵其有鬚短而至禿者俗謂之盲蛩是無鬚曰盲知其視全在于鬚矣至鬚交之說未敢盡信以蟋蟀仍呼

蹝貼子卽蝴蝶亦以尾交存其說可也

像形說

蛩之有像諸形者亦如人相之或如禽或如獸之意也然相之或如禽或如獸豈云卽是禽卽是獸乎班定遠燕頷虎頭燕耶虎耶楚商臣蠭目豺聲蠭耶豺耶盩相如其貴者則貴如其賤者則賤而已故蛩之有像形者非盡由于物之

變就其像之勇猛者則優像之懦弱者則劣也雖秋露既降金風作起物之感化實繇有徒豈無巳變而原形尙可彷彿者豈無巳變而原形尙存其一二者如精靈之感托得而成人未必其形像酷肖而偶于一相一事必有極相似者不能掩其本來面目彼蛩之長脚細腰而爲蜘蜂形頭尖身濶而爲楊甲形尙帶前生色相亦

不能必其盡無也然而余則以爲像形者像其形也像本來之形幻而難知像現在之形顯而易見試觀雀入大水爲蛤矣蛣蟯轉丸而爲蟬矣且如朽葦爲蛬矣一經脫化以大變小以蠢化靈造化之巧何從測其端倪若現在者勇怯顯具象貌畢呈如人龍行鶴步不必追溯其龍鶴變相但既具其相自有其福何也龍鶴之相

本非凡也蛩之有像楊甲蛃蜂者亦不必追溯其何物變來但旣有其狀自肖其勇何也楊甲蛃蜂之相本自勇也若使腌臢陋劣卽使顯然爲物所變亦何用哉故曰貴賤者亦如之而已

爲作像形說

雜說

或以大喻小或以小喻大每多嗤爲迂儒之談

然確有根乎至理者如云選蛩如選將用兵自
禷禡興師結營臨陣客勝主勝皆以孤虛尅擇
是務予意秋興亦然如畜養之法安置于生氣
方則旺置于天乙方多勝置于病符死絕方則
多夭折出門向吉門我尅方多勝并月建日辰
宜向何方各有避忌如利東者往東則勝往西
則敗其間主勝客勝俱須按月建日辰先後推

擇背孤擊虛參以自奸亭亭隨時轉變為貴不特此也即當局之人亦要看氣色取戰堂明亮光彩者勝皆非貿貿為之也孰謂一望之微不足與登壇奪幟者同類而並觀哉

逐年將軍生相顏色不同要看其年是何干支是何納音得其正者方為真正大將其他顏色亦得成將但遇值年顏色者則不能勝矣縱有

生相未能盡美而與値年顏色相類者往往較之別色自覺善閒再又須詳其年之水旱雨暘加年遇亢旱所出之蚕定多小而不豐厚倘得一豐厚肥大者自當迥出尋常加年遇水澇所出之蚕每多嬌豔而肥大未能盡佳至有絕好出色者或遭水淹浸致損元氣終難成將凡遇愆陽久雨必當細爲詳察至捕捉購求亦有日

辰方位宜向宜背應驗不爽此理甚微養𨇠家
無以其迂而忽之
相書云一宮成十年之富貴一府就十載之豐
隆如得五官俱成其貴終老相𨇠之法亦然夫
三秋全勝者務必色相具足如人之五官俱成
件件合格定然一生富貴然狀元宰相一路功
名到白頭能有幾人哉其次或早利而終偃蹇

晚運而初困頓雖非全美亦一官成之相也如蛋之有一端大過分者亦足稱豪一時但非結冬之真將耳間或有因此一端可取而即擅將軍之譽者是運會之偶然全在吾識拔之精知將巧合斯爲高明也

○頭上所生雙紋曰閘線亦曰閘路則知蛋之閘性全在乎此其強弱之分有粗細長短隱顯之

殊蓋瞭然示人以不爽也傍散于頭者曰麻路是亦閘性之徵于頭也如絲瓜筋麻頭以細散活潑爲貴栢枝葉麻頭似乎粗匾以有情爲貴當額横紋曰線是又閘性之見于額也以青麻線額爲最雄諺云青麻帶線將軍帶箭又有重色而絕不見閘路止于額前獨顯一根白線諺云墨黑一條線諸蟲不敢見蟋言交口便勝此

又將中梟傑可知鬪線麻路線額凡在頭上者、均有關乎蟲之鬪性也、至頭如福建砂糖色、是爲錫糖頭、必無用、

翅有厚薄、隨時好尚、昔以輕薄爲善鬪、今以厚實爲耐口、當參酌從之、如輕倩之色、翅須明亮薄淨、一逢蠢厚反不耐口、濃豔之色、翅須濃厚肥澤、若一輕薄何以能鬪、此不刊之論也、苟執

一泥之固，未有當若倒行而逆施之，是亦昧于心，而盲于目矣

尾丰向取輕細，而嫌其長，其說未盡善，蓋如相馬者，馬尾粗重則行遲，輕短則又無長力，蚤尾亦猶是也，尾粗而黑，固無足取，若細而短，亦不耐鬪而無力，須輕細而長，方為入格，間有長至等身者，又出類之稍也，有長僅二三分者，俗謂

肉尾、人甚愛之、大是悞謬、
看蛩如看銀色、一目了然、此指上等色相、無容
疑議者矣、其次間、有形是神、非神是形、非未可
遽、必者方用一敁、觀其牙之大小厚薄、色之紅
白純雜以決之、如銀既有成色、恐其詐僞、必得
剪口再看、方能定准、蛩之用敁、亦猶銀之上剪
也、夫既剪看、何用再疑、今人于蛩獨不然、既敁

矣猶必要聞旣聞矣又必屢聞似銀旣用剪仍要傾鎔旣傾鎔猶加煅煉何不相信之甚耶且屢聞者終未能定其優劣深足悞也

俗諺云三分看七分聞葢以看爲無憑而聞爲有憑所言三分看者是乃無足重輕之詞耳余以爲七分看三分聞葢以看爲定準而試聞以即證其看所言三分聞者尚是虛衷謙抑之詞

耳、與俗諺頗相反、然即就時見而論、亦必須先講看、後講鬪、方爲全璧、乃令人漫謂之曰運再、因其人之流年月建通利、多致鬪彩有獲、將并委鬪于第二義、全不藉于看之力、尤憒憒也、熱色之蛩、俱宜早鬪、此順其燥性所發也、中秋天氣凉爽、無暴寒暴熱、蛩無他故、任鬪無虞、若冷色之蛩、必待重陽前後、方始開口、庶能堅老、

其牙設若寶光未足猶不妨遲遲以待也至臨鬪之日晴霽和暖爲貴倘過于寒肅風雨晦冥畜以待時深爲良策

凝時客游虔州于穀雨日聞砌下蛩聲唧唧欣然喜之奈虔俗不諳畜養無處覓盆因取而畜之磁盎中日以顆飯滴水飼之聊供客窗清玩閱月許復有鳴于堦下者形貌顏色强弱大小

約畧相等遂取而鬭之約數十口前之所畜者竟將後之所得咬斃吁是可知調養之功不可燥急也苟後之所得者亦如前之所畜其勝負諒未可必烏可不耐性從事哉

異有二義解

語云蛩無異不鬭又云異不結冬將取其異乎抑不取其異乎其入冬所鬭者異不異將何適

之從耶，是何言之矛盾也，姑試解之，無異不開者，是言氣宇超衆，崭然如雞群之鶴，自有一種態度，要非儈等可伍之意，非泥于四鉗八脚等之異也，至異不結冬者，即如所謂四鉗八脚等類，欲恃此異于衆者，而冀其能結冬成𫉬，可得也，故賞鑒家，以異而不異，不異而異者，斯為拱璧之珍爾，

拖肚總論

○凡紫青黃白諸色、皆有拖肚、非曰將軍、亦非曰拖肚必屬無用、須觀其色清眞、其肚之拖、亦如人之賦形、有瘦弱肥大之不同耳、然又須知大頭濶項者、決無拖肚之理、故於諸色內、並不列拖肚、

尖頭總論

尖頭即小頭多有成將者惟紫青二色中得之若黃白等色僅于尖翅中見之苟非尖翅萬中希覯在紫青二色其頭雖小必圓如椒核努出如珠俗名胡椒頭亦有項套頭半藏在項中者能縮能伸俗名烏龜頭其牙必定紅紫色細而長逾于尋常者或有拜椿鉗三尾鉗則以白色爲貴至黃白尖翅頭雖小而牙必大須得淡紅

牙紅花牙白花牙白牙然必身形結實視同橄欖俗名兩頭尖者爲棗核形又有身軀方厚後濶于前如琵琶形者皆將軍相也故亦如拖肚之例而諸色內不列入

紫

必以不雜青黄色者方爲眞紫如稍帶青即爲紫青稍帶黄即爲紫黄餘惟淺深形類名之而

已至紫色中、有一種色甚輕俏、並無別色、此眞淡紫色也、諺名曰紫白、未爲允當、有如熟藕色、此紫中之鄉愿也、愼無取焉、

青

以純青明淨者爲上、稍涉滯色、必非眞青、如青頭白閘線白肉白鉗、名曰玉牙青、倘有黑色、名、爲烏木頭、難以青論、或有頭頂及翅、原係白色、

上帛青色、是爲眞白青、紅牙、紅花牙、白牙、俱妙、
再純青而無白色、于月光中照之、青内盡紅、如
血、是爲血青、必得大紅牙爲妙、其閒線亦紅、如
漸退白色、即屬敗徵、如不必日光中照、而覺有
紅色者、是爲紫青、純青而重近于黑者、是爲黑
青、亦以血牙爲貴、間有白牙出色者、烏鴉青近
于黑青、色重而有紅光、燕子青、色輕嫩而有紅

光、又有紫砂青、紅砂青、白砂青、各以色而名之、皆爲梟將、有青如靛花、頭項腿脚俱有班點、如五花馬金錢豹者、是謂花青、甚爲難得、有牙如炒熟蚕豆色、頭項青色、如豆沙餡色、早秋頗亦善鬭、羣稱爲白牙青、漸至深秋、無一存者、有于日光中照之如梔黃色隱在青內者、甚屬無用、有青而夾雜黃色者、曰烏龜青、亦不成將、

黄

○黄色最難區別開盆自有一道金光方可謂黄今所謂黄頭青背者大率皆屬老白青而已有淡黄色而似白者為沙黄出于虎林巴子門外者為真餘非沙地及他處所出不能擅其美也最難得者曰紫黄或紫重而黄輕或黄重而紫輕非素畜養不能辨也又黑黄數年一見此皆

冷蛩愈至深秋健鬬，性亦猛烈倍常，然俱似熱色，此非熱色，總而名之曰爛黃，似浥爛之狀，大概取其油滑潤澤之意，倘其色乾枯，則退時矣，所以油黃爲最勇，正乘其油滑潤澤之候也，如一枯槁，卽非初時之勇猛矣，

紅

色如石榴花，及猩猩血者，方爲眞紅，亦所罕遘，

今人所稱者、大約熟蝦青等類而已、有一種水紅頭色極鮮豔輕秀、亦成將材、如紅而帶有黃標色、恐非結秋之將、

黑

此不難于取舍、凡所見林林總總、絕非眞黑、亦如今之所謂邋遢青、雖多、亦奚以爲、必須黑如點漆而有光彩、或不發光、如濕烟煤色、濃厚蒙

籠白牙最勝紅牙紅花牙次之

白

以有血色爲上血色者精神華色是也如但白而無神似餓白虱者無用必有砂霧濛濛籠罩望之却乾索索所謂黄貴乎濕白貴乎乾也肉以潔白緊細爲貴未有青黄紫雜色而成將者

淡色紫黄

色極輕淸與俗所謂紫白極相似但微有黃色而無一毫靑白光者腿脚亦微黃腿胻上有血其項亦紫色惟紅牙爲妙有名之爲瘂紫黃

銅頭鐵背

頭必要紫銅色或似深紫黃色而不雜一點靑黑氣者總以明淨光彩爲妙背上要如烏金紙方眞紅牙紅花牙皆可

黃麻頭白青

今所謂黃麻頭白青皆係不着青黃之蟲也其白麻頭凡頭無麻路一㦛或青而少白或白而欠青二㦛其頭色間有濃淡務須明亮瑩淨麻路細術項翅不渾濁紅花牙爲上紅牙次之

白頭青背

此與眞五色不相上下但要頭白如霜閂絲麻

路至細如銀翅青而有金光或白光或光如淡
竹蘂花色更妙牙紅白均取其項必須眞青而
毛無一點雜色即淡青色亦必要純一不雜倘
白花項者不眞

油青

青中之有油青亦如黃中之有油黃此皆青黃
中之間色也然生相必須入格而帶油色者方

能善鬬其最勇者曰油青麻但必須紅紫牙油色不退亦能結冬

琥珀頭

頭色如琥珀鬬線麻路絕細要以明爭爲主項翅皆青而微帶有紫紅光此亦青中之出色者也大白牙長紅牙皆妙

蜜蠟頭

○頭如蜜蠟色細白間線或有如鵞油珀者總要清亮明淨望之如秋水之澄澈倘渾濁而不清潔此貌似而神非謂之蛋斅頭識者不取項翅有青有白然項以青者爲勝以此色多白花項花簪項故也鉗取大白牙紅花牙倘遇紫花牙更勝

硃頭白

頭如硃砂紅而鮮濃者是倘帶黃標不妙其間線麻路亦須血絲或如粉者若黃色亦不佳頭色水渣紅亦取但不要黃色耳項有青項白項之殊亦以青項爲上翅有青色白色皆可惟鉗以墨牙爲貴紅牙紫花牙俱好

青項白

白蛩青項者頭必如雪麻路如銀間有帶線者

背須細而明翅亦白光明淨而項則如青靛倘涉花淺亦未爲妙牙紅白俱佳

老白青

○此與黃麻頭白青連類而及者也然其間迥別頭不必有麻路但其色非純白係帶黃色濃厚而不甚光項翅腿脚亦微有黃光紅牙爲妙其白牙必得濶厚而長者方妙

白尖翅

○白頭白項白翅者果是亦有青項者更妙其最上乘者琥珀頭兩節項翅或長或濶然總以紅鉗細而長者爲第一

蜜背

○淡青蜜背白翅蜜背二者俱有翅色非黄非白是一種淡鵞黄色總要明淨透亮有光澤者爲

上鉗亦紅色爲佳

蠣殼曰

此蛩如蜜蠟頭或純白頭細銀絲齓路透項青毛項周爲上將其次亦有淡青頭青項者但要翅白而厚有光彩如蠣殼様鉗取降香鉗或紅

花鉗純白鉗

滑白

○白色帶滑蛋性帶熱未可以白而概視以冷也生相合格早秋善鬥非藉其滑色而能鬥者

○啞白

各色俱有啞者惟啞白性熱更不耐久故必先青黃而敗大約與滑白相伯仲耳

○點子

即月頭星頭之類他處間有惟新安獨多亦可

云土產也訣云十個月頭九不鬪若能一鬪便將軍又不其然大約能鬪者比他蛩倍覺勇猛耳點須黃色者佳名曰銅頭若白色者名曰豆腐點便不善鬪至有點子生于額前另自凸出逈異尋常名曰佛頂珠此乃梟將中之傑出又不得與大凡點子並論也

油灰頭

油灰頭即油灰額其要亦取形像合格但頭多此額耳額有黃白二種謂之金額銀額以金額爲美然生于淺色之蛩方有用若青黑重色生者欲其善鬬百不得一

時辰翅

諸色皆有時辰翅大概翅皆右掩其左掩者月左搭翅其時辰翅則隨子午卯酉逐時更換或

左搭或右搭應時不爽出口極猛但恐霜降節後亦有失者間亦有直能結冬左搭翅亦然

纏鈴子

其音聯續促廹加驢馬纏上之鈴聲馳驟亂鳴非如他蛩之疾徐應節也審其音屬于商者十之三四屬于徵者十之六七故推其性似近乎熱然間亦有結冬者或云係隔年之蛩諸蛩聞

之背辟易恐未必然

香櫞纏

有交口或分局而如輪之轉磨之旋者名曰香櫞纏其纏有緩急之殊急者勝負未分緩者多敗又有左右之別即係勝負攸分此因咬痛肉牙毋致此纏其纏圓轉不定謬以圓櫞司音遂借香字冠之誤稱香櫞纏

鉄線虫

凡蚕腹漸大日甚一日其内必生鉄線虫如絲弦鉄線様長尺有咫日久從尾孔鑽出腹空而即斃間有兩條者蜿蜒虬曲二三日猶活畜蚕家遇之其年决無梟將此大不利之兆也據云係蝗螂變者多有此

應候占驗

凡蛩逢霜降時鼓翅數聲另覺精神有威者決定梟將如其時寂然無聲者非過時老倦即非健鬥之將也

畜養之異

江浙畜養各師各法然皆大同小異茲不具論北直隸有晒煉法將蛩于烈日中晒至極熱幾斃徐徐移置陰處以待其甦復移置烈日中照

前法晒之既之如此數番然後畜養待鬭云能
勇猛倍常又有蒸法將蛩盞于盆中就烈日晒
之其盆盞上即復注水以潤之如此亦經數番
謂能健鬭雖揚風俗于六月赤日之中有人于
平山堂一帶所謂紅草地者將未曾生翅促織
盡數捉歸養于盆中俟其脫變長翅方加擇取
臨鬭時先期三日稍稍餵之不得令飽謂之縮

食恐腹大難于秤配也一云用九轉靈砂稍與食之即便成將無從覔得靈砂未及試驗有以赤練蛇血拌飯喂之多致脹壞其有脹而復蹶者勇猛無敵此曾有驗之者也

合對金針

勝敗之分全在合對之際觀其強弱優劣得時失時如此得六七彼僅三四定然取勝無疑若

係平對即須加意酌量蓋平對則有先得口後還口之殊勝敗從此而判非目力能預必也至大小之別一月瞭然有以占大爲得計若操必勝之算而終致敗北者蓋在強弱優劣而大小不足恃也譬如銀之足紋九星配八色一兩若去銅鉛二星則我反高一色彼雖重亦何益乎又有以肉大爲耐口試思善拳勇者擒拏超距

敵無不克設以耐口爲善亦如不善打人而惟以能受打爲善俚語云他出拳頭我出背吾洒其風斯下矣是以肉大者見眞將竟不能耐口而遽敗亦何取其肉之大乎其要以骨多肉少者爲貴骨肉停勻者次之肉多骨少者又次之至神色秀異意度軒舉者更爲上乘倘但取其肉之有無以爲優劣不知大而粗鬆者甚不如

潔而緊實至頭有方圓之別亦取頭圓爲上但圓頭身必圓而肉小方頭頭既方而肉必大若就此合對定然圓頭勝方頭矣今人往往以大小定勇怯見方頭似大圓頭似小欣然相配其敗不旋踵職此故也總須識得透認得眞奪幟三秋遊刃有餘其間尚多未盡者散見于前後諸帙中留心玩索能自得之爾

芡法糾謬

老局必三落閘捲簾覆而後分勝負繼而為新一局則不落閘謂之痛口連三芡即分勝負今又改為新新局不特不落閘惟就兩跌閘即各用一芡如有芡再鬪無芡即云討一芡分勝負劃出數十年前俱用攢芡將數十根芡草頭劈開用膠粘于一柄如鬪刀如掃帚以蠅頭血漿

柒不特使易開牙并欲將蔽頭于蛩身下直透
大腿令其兩股穩立停妥細細着目是用茸敱是用
于交日之後恐下鋒驚遁故曰細備敱今攢敱
概置勿用後人並不知有攢敱矣若初交鋒將
但知用茸敱引其開鉗何能使六足之穩實也
蓋六足穩實出口方得着力否則有誤傷大小
脚之處其趕蛩入栅用敱俱有矩度看對畢議

彩議彩畢各點彼處貼鳴然後再點本處其蛩必趕至于金剛下將頭對本局用獻掌敵敵之候亮布起閘方敵轉交鋒今于柵門對彼敵出甚覺費手蛩力亦先虛用至雙跌開如上鋒者觀下鋒在何處即點其處貼鳴使其到彼尋閘如既分局上鋒用敵領回頭向本局自無追趕之患何至將布掩蓋并以敵柄攔擋下鋒須照

蔽法用意蔽之蛩性之强弱有定實非蔽之所能挽回總以公平使兩主允協今人務以奸詐爲得計稍覺下鋒無數遲滞卽將布遮蓋偷蔽一之未已繼而至再至三或借言詞登答或更換蔽草諸醜畢露至蛩頭向上或入柵角謂之掛傍蔽極易開牙今反用蔽順下更有于尾手上着蔽謂之催正與負後須慮尾箭傷之訣相

戾故每致鱉遁更有于千金閘縫內下菣者尤為背謬皆司菣者種種不得眞傳徒以遲緩為能事雖云在泰為秦在楚為楚究之無補于是徒致爭執鬧閙殊失雅道皆司菣者實啓之用菣如用筆小字用指中字用掌大字用腕葺菣用指老菣用掌至腕在不用之用固葺菣老菣之所其用也夫旣鬧而不用老菣是恐其怯

敵而驟然以芡之反致驚逸不定須用茸芡以
調其性若初敵之際非老芡不足以發其剛烈
之性若僅以茸芡撩撥之恐其性未必能剛烈
得勢也噫三四十年來僅以茸芡交鋒並未有
能用老芡幾致目所希覯豈亦如古所云劍戕
無傳而芡法亦若是耶
芡有兩家蘇杭老手俱用三指實拈其芡柄直

夾于虎口內全是用手力者其外則用三指撮撚初學時用葉荳一粒將三指滚撚操練純熟此全用指法新安諸處克蓀其妙今既不得蘇杭授受又不能如用指之純熟亦自命其爲敨而已甚而至于大江以北竟將槿樹枝頭碎劈如帚于盆傍栅傍頻敲以驅之使其相迎自張牙鉗此又不知敨爲何用也

鬥彩賭局

江浙風俗每屆秋期率以畜養蟋蟀比鬥取彩及至深秋羣聚于蘇州開局者覓寛大栅場織造府給有告示禁約其間酒肆茶棚飯鋪點心以及雜賣糖食菓餅之類無一不有各路鬥客于天將明時各持蛩燈下比令其比合得對者編號上橱餘各散歸早饍再入局較鬥其彩

開局者什取一五之數以十一兩五錢爲一大盆五兩七錢五分爲半個大盆至一兩一錢五分五錢七分半曰一個小盆半個小盆也後蘇州廢而歸崑山崑山弛而聚于嘉善之楓涇鎭分而之松江松江歇而之平湖及崑山之斜路朱家角再散于各鄉鎭非復舊時之盛矣聞盆者以爲開花毎花一枝實銀一錢二分開局者

取其二繼改每枝一錢開局者仍取其二而得彩者實得八分矣今開局者貪心愈熾剏爲饒讓打頭之例雖就局形勢亦有多寡不齊固應爾爾然大率以八打爲常開局者仍取其二得彩者僅得其六以前後較之輸贏皆耗于局中而人莫之察也聞維揚舊時富商豪貴多有挾妓賭鬪盈千累百習以爲常開局者亦有妓女

爲囮戲筵欵客極三秋之勝眞太平盛事也
聞埊之戲莫考其所自始相傳謂權輿于半閒
堂此亦揣測之辭嗣是以來五百餘歲于玆矣
事實旣希故老亦無有能道之者康熙三四十
年間蘇杭最盛此時俱尙比對相合鬭彩以後
局漸紛散轉就縣邑市鎭覓鬭鄉愚不講比合
更以秤之輕重爲對自謂至公江浙慣家急欲

有鬧亦便改紋易轍隨衆秤合及至入棚時仍用合對伎倆倘彼强我弱即飾詞拆出甚有借花枝不對而拆者又鄉愚中狡猾之徒以權在秤手凡到一局先往通線索賂囑秤手繼許再增欲使高下其手以重報輕以爲吾獨得之秘也及此風盛行吾有所賂彼亦有所賂此許以增彼亦許以增而其間之大小輕重已畧相等

致所賂所許再有厚薄其大小輕重隨而逆施之吾猶自以爲得計背然就局惟恐來蚤之不背鬥幾不反墮其術中故鬥只須自憑眼力以决勝負若徒恃輕重大小比對者殊下乘也秋興以奪壑爲豪至彩之多寡抑又末也今人藉此以謀利其鬥局中稍不允協得失之患見于面目借端混賴不顧行止更有奸究百出將

鬪過上下鋒人局合鬪專做猜放嬴人者是名
鬼樁近來有人間有用此法合鬪一二對以嬴
猜放作爲積食用之需并可以償他蛩之失人
但信其各監旗鼓入其彀中而莫之疑者有獨
持無勇之蛩合人强狠者臨鬪使無人識認之
心腹反于他人之蛩放猜或于己蛩上接他人
放出之彩以致嬴人者是謂傘甩是皆穽窠之

類也至劃對後以大易小換盆盞改號馬及上
樹樹有自樹後偷換牆加損害諸弊然間有變
局亦天理昭彰處也

清放

崑山初用帶先聽本主開盆若干餘聽封者隨
其多寡兩邊配搭就彩輕者爲李名曰截輕帶
于本局輸贏內分次序有帶得着帶不着杭州

人向用截轉法鬧亦計花枝其必欲鬧彩在內者曰我鬧在頭裏幇花者亦依先後聽本主開足餘聽幇者挨次幇鬧倘花不敷在後者無與焉猜放向以八放爲率八放者猶言八折也蓋局內輸嬴俱十足而猜放則稍殺之使得稍饜貪心故用八放遞後連頭一錢則有七放六放之殊及其後也又創讓打之局則以六放對放

為成例矣其猜放有幾等兩造主俱願聞而彩不能相若則隨彼所聞若干而吾尚有餘彩則放猜計若贏時與局中所得不甚懸殊開局者局內加二而猜放得失僅取十之五分亦何爲而樂此彼意必欲花枝相若恐不相侔必致拆對不聞是以猜放通融之使其得聞雖是少取賓勝于無所取也有兩造主俱無餘彩傍人之

善于探聽或相信者各就其信之眞料之神則亦猜放更有狡猾者竊視其大小之殊形配合之得失以爲猜放又有不知蹤影渾然附和以爲猜放者據狡猾者自然以放彩爲上面接猜者近于愚呆謂之下面自信勇猛竟有至四放三放者但每逢節氣之交竟有十分勇猛之蛩一敗如灰放彩者頹然若喪而接放者反得羸

滿矣此皆于未閙前做定至新安一路放猜者曰廷有廷于未閙之前亦有廷于既閙之後如將分局稍屬上鋒者始廷以十博入七六五不等及至勝負幾决而下鋒僅有一線遊移上鋒者竟有十博一之廷其貪圖僥倖于一得者亦間接之致有反負而獲勝者餘未周知不能纔及也

猜放亦設小局用紅綠布各做成袋編有號數
并有紅綠竹籤亦各合書號數相對做猜放者
認明紅綠毬做若干彩交放號袋各討號籤候
揭上勝召分則喝報某毬上鋒各執籤赴局清
[illegible]彩錢似平至公無私然仍有臨時探聽得失
以大損小以少換多之弊此在小局內諸人之
過亦不可不知也至有不入局兩人自相對做

臨得失時逃逸無蹤更宜防慎

盆栅名式

栅制亦各隨時地而互有不同初用綖大蛩盆名曰鬭盆繼用圓栅以紙爲之如帽籠式而上無遮蓋毋致交口有跳出栅外者且其內廣濶猝難湊頭此未盡善之式也後改爲長栅亦曰方栅如書本樣而稍狹高寸餘上作蓋兩扇以

竹絲或銅絲作直楞名曰觀籠蓋兩頭俱用闌以啓閉中亦用闌名千金閘俟兩螢𤩽武方啓中間蔽闌總稱之爲柵船以蓋上直楞中高傍下似圈篷船式故名柵船也至上江之柵與下江者稍濶而短楞亦用竹但下江之楞縱而高上江之楞横而事故用蔽亦稍異至秋盡冬初天氣嚴肅非藉温暖之氣難冀其英雄如非則

用錫鑲栅于中以温湯灌而暖之使栅內常如春溫方能展其伎倆是謂錫栅船愚意其形長方有類乎磚當名爲錫栅磚然直名錫煖栅爲宜今雖酣乎壟斷者亦未辨此矣

唐時宫中僅以金籠貯置枕函畔以聽其聲聞趙宋後始有盆余嘗聞當湖廷陵氏家藏一盆係賈平章半閒堂遺物金飾鄭重完好精美足

稱雅玩時有好事者數欲鈎致之終不能奪後閱墻致毀深足惋惜明以宣德盆爲貴其欵識大小具備無不各極精工有一種名夾底盆內用磨細五色磚片間雜成紋鑲于盆底如鋪方磚式外則有純素者如古爐之精彩熤熤光可鑑人有細縷花鳥錦紋嵌以珠寳飾以金碧絢爛奪目維時商山巨室多向此盆後人稱爲商

山盆間得一二可置案頭淸玩近來製造粗惡
鮮有當意俗尚京盆一式工料粗惡者僅足供
稚子攔街鬧戲而已松夢齋一式製作精美稍
覺太高余家西府甘蔗段式用澄泥燒造大小
高下酌適其中賞鑒家爭購欲狂
有同志者倣而效之庶幾不泯此

蛀孫鑑續全